

東周列國志

第一函
第十冊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四

白下蔡 景元放甫諱

第十六回

釋檻囚鮑叔薦仲

戰長勺曹劇敗齊

管子志在用齊其於齊國之政事人物無不熟悉於胸中只看其初見桓公諸說豈一時所能猝辨者惟其志在用齊故不惜入檻車而北面事仇也

鮑叔之薦管子不難難在桓公之肯用肯用不難難在卽用以爲相捐射鈎之恨而尊寵之又專用之而不疑不以小人之讒而生忌宜管子之得以展布其才也

鮑叔之薦管子全用誘法乘齊桓侈大之心說得功業聲名耀

煌燦爛先已使他心中熱鬧不過了却說要如此須得此人便令他不得不上路真是善用誘法

鮑叔深知管子之才小用之不足以有爲故說桓公加以隆禮蓋禮之不重則用之不專用之不專不足以成事也鮑叔薦賢爲國苦心令人嘆想不置

管子治齊許多作用而其對桓公之間言使民必先愛民已是得其綱領了尤妙在開頭便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又是綱領中之綱領蓋此四字實治家國之要圖管子去古未遠學術淳正故開口便提此四字昔人謂齊襄宣淫致亂齊難未平故管子首以此言正之不特淺視管子亦輕視四字矣

分任五傑又是絕妙智術蓋雖聖人亦未有能一人獨治者齊用五傑是管子先得五傑得力帮手了自己居中調度便好施

爲真是宰相之器

曹劌敗齊只是一穩字從來之能勝人者無不由於穩不特用兵而已也

却說魯莊公得鮑叔牙之書卽召施伯計議曰向不聽子言以致兵敗今殺糾與存糾孰利施伯曰小白初立卽能用人敗我兵於乾時此非子糾之比也况魯兵壓境不如殺糾與之講和時公子糾與管夷吾召忽俱在生竇魯莊公使公子偃將兵襲之殺公子糾執召忽管仲至魯將納檻車召忽仰天大慟曰爲子死孝爲臣死忠分也忽將從子糾於地下召忽人品亦自正大安能受桎梏之辱遂以頭觸殿柱而死

管夷吾曰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魯國爲子糾白冤

明知可以不死不特不死而且可以有爲故強作解說耳

便束身入檻車之中施伯私謂魯駐公

曰臣觀管子之容似有內援必將不死是事難瞞識者亦是怪事此人天下奇才

若不死必大用於齊大用於齊必霸天下魯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
請于齊而生之管子生則必德我德我而爲我用齊不足慮也莊公
曰齊君之仇而我留之雖殺糾怒未解也施伯曰君以爲不可用不
如殺之以其屍授齊莊公曰善公孫隰朋聞齊將殺管夷吾疾趨齊
庭來見莊公曰夷吾射寡君甲鈞寡君恨之切骨欲親加刃以快其
志若以屍還猶不殺也自殺與人殺有何分別而如此爭之明莊公
信其言遂囚夷吾并函封子糾召忽之首交付隰朋隰朋稱謝而行
却說管夷吾在檻車之中已知鮑叔牙之謀誠恐施伯智士雖然釋
放倘或翻悔重加追還吾命休矣心生一計製誠黃鵠之詞教役人
歌之詞曰

黃鵠黃鵠戢其翼紮其足不飛不鳴兮籠中伏高天何踳兮厚地
何躋丁陽九兮逢百六引頸長呼兮繼之以哭

黃鶴黃鵠天生汝翼兮能飛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羅網兮誰與
贖一朝破禁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漸陸嗟彼弋人兮徒旁觀
而躑躅

役人既得此詞且歌且走樂而忘倦車馳馬奔計一日得兩日之程

遂出管境管莊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而返夷吾仰天嘆

曰吾今日乃更生也行至堂阜今青州府蒙陰縣鮑叔牙先在見夷吾如獲

至寶非喜夷吾得生喜齊之得夷吾也迎之入館曰仲幸無恙即命

破檻出之夷吾曰非奉君命未可擅脫鮑叔牙曰無傷也吾行且薦

子夷吾曰吾與召忽同事子糾既不能奉以君位又不能死於其難

臣節已虧矣况復反面而事仇人召忽有知將笑我於地下此話是

然之說然在鮑叔牙面前也鮑叔牙曰成大事者不恤小恥立大功者

不拘小諒子有治天下之才未遇其時主公志大識高若得子爲輔

東列國志 卷之四

以經營國國霸業不足道也功高天下名顯諸侯孰與守匹夫之節

成無益之事哉

夷吾心中豈不知之而賴鮑叔之說乎然夷吾既那

夷吾嘿然不語乃解其束縛留之於堂阜鮑叔遂同臨淄見桓公先

弔後賀桓公曰何弔也鮑叔牙曰子糾君之兄也君爲國滅親誠非

得已臣敢不弔桓公曰雖然何以賀寡人鮑叔牙曰管子天下奇才

非召忽比也臣已生致之君得一賢相臣敢不賀

此言不足以動桓公之心故向不見

聽桓公曰夷吾射寡人申鈞其矢尚在寡人每戚戚於心得食其肉

不厭况可用乎鮑叔牙曰臣人者各爲其主射鈞之時知有糾不知

有君君若用之當爲君射天下豈特一人之鈞哉

此語解說得明透所以桓公赦之從

來之肯用併人者

都是此一句話桓公曰寡人姑聽子赦勿誅鮑叔牙乃迎管夷吾

至於其家朝夕談論却說桓公桓公修援立之功高國世卿皆加采邑

欲拜鮑叔牙爲上卿任以國政鮑叔牙曰君加惠於臣使不陳陳

君之賜也至於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桓公曰寡人知卿卿不可

辭鮑叔牙曰所謂知臣者小心敬慎循禮守法而已此具臣之事非

治國家之才也有自知之明而又不能難於自屈真是大賢夫治國家者內安百姓外撫四

夷動加於王室澤布於諸侯國有泰山之安君享無疆之福功垂金

石名播千秋此帝臣王佐之任臣何以堪之桓公不覺欣然動色說

熱開之甚耶得不欣然促膝而前曰如卿所言當今亦有其人否鮑叔牙曰君

不求其人則已必求其人其管夷吾乎臣所不若夷吾者有五寬柔

惠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

禮義可施於四方弗若也執音枹音鼓立於軍門使百姓敢戰無退弗

若也桓公曰卿即召來寡人將叩其所學此言殊輕故鮑叔牙曰叔僑之以重鮑叔牙曰

臣聞賤不能臨貴貧不能役富疎不能制親君欲用夷吾非置之相

位厚其爵祿隆以父兄之禮不可夫相者君之亞也相而召之是輕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之也相輕則君亦輕夫非常之人必待以非常之禮君其卜日而郊
迎之四方聞君之尊賢禮士而不計私仇誰不思効用於國者桓公
曰寡人聽子乃命太卜擇吉日郊迎管子鮑叔牙仍送管夷吾於郊
外公館之中至期三浴而三饗之浴者去其不祥饗者以香澤塗其身也衣冠袍笏比
於上大夫桓公親自出郊迎之與之同載入朝百姓觀者如堵無不
駭然史官有詩云

爭賀君侯得相臣

誰知卽是檻車人

只因此日捐私忿

四海欣然號霸君

管夷吾已入朝稽首謝罪桓公親手扶起賜之以坐夷吾曰臣乃俘
戮之餘得蒙宥死實爲萬幸敢辱過禮桓公曰寡人有問於子子必
坐然後敢請夷吾再拜就坐桓公曰圖千乘之國先僂公威服諸侯
號爲小霸自先襄公政令無常遂得大變寡人獲土社稷人心未定

國勢不張今欲修理國政立綱陳紀其道何先夷吾對曰禮義廉恥

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說得人聳然却又不是迂濶今日若試觀齊之已事乃明驗也

欲立國之綱紀必張四維以使其民則紀綱立而國勢振大桓公曰

如何而能使民夷吾對曰欲使民者先必愛民

于古之爲民上而後者當書諸紳

有以處之桓公曰愛民之道若何對曰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連以

事相及以祿則民相親矣赦舊罪修舊宗立無後則民殖矣省刑罰

薄稅斂則民富矣親賢建士使教於國則民有禮矣出令不改則民

正矣

此一節純是王道

此愛民之道也桓公曰愛民之道既行處民之道若

何對曰士農工商謂之四民士之子常爲士農之子常爲農工商之

子常爲工商習焉安焉不遷其業則民自安矣桓公曰民既安矣甲

兵不足奈何對曰欲足甲兵當制贖刑重罪贖以犀角一戟輕罪贖

以韞音盾一戟小罪分別入金疑罪則宥之訟理相對者令納束矢

十二也許其平金既聚矣美者以鑄劍戟試諸犬馬惡者以鑄鉏夷斤

櫛音竹試諸壞士桓公曰甲兵既定財用不足如何對曰銷山爲錢煮海

爲鹽其利通於天下因收天下百物之賤者而居之以時貿易爲女

閭音今三百傑以安行商商旅如歸百貨駢集因而稅之此數字便是雜媿之術不

可入於聖人之道者也以佐軍興如是而財用可足矣桓公曰財用既足然軍

旅不多兵勢不振如何而可對曰兵貴於精不貴於多強於心不强

於力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天下諸侯皆將正卒伍修甲兵臣未見其

勝也君欲強兵莫若隱其名而修其實此語不特善藏其用不以示天下諸侯亦使民由之而不

使知之之法也臣請作內政而寄之以軍令焉桓公曰內政若何對曰內政

知法制國以二十爲一鄉工商之鄉六士之鄉十五工商足財士足

兵桓公曰何以足兵對曰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設有司

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卽以此爲軍令五家爲

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

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

人率之五鄉立一師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師率之十五鄉出三萬

人萬兵于農千古以爲三軍君主中軍高國二子各主一軍四時之

隙從事田獵春曰蒐音搜以索不孕之獸夏曰苗以除五穀之災秋曰

獮音獮先行殺以順秋氣冬曰狩圍守以告成功使民習於武事是故軍

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勿令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

同恤人與人相儔家與家相儔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

不乖晝戰目相識足以不散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則同樂死則同哀

守則同固戰則同強有此三萬人足以橫行於天下桓公曰兵勢既

強可以征天下諸侯乎對曰未可也圓室未屏鄰國未附君欲從事

於天下諸侯尊若尊圓而親鄰國桓公曰其道若何對曰審吾疆場

而反其侵地重爲皮幣以聘問而勿受其貲則四鄰之國親我矣請

以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帛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

天下之賢士

管子所說諸法後來無不次第舉行獨此事未常見用所以管子死後無有繼人齊國遂亂可惜

又使

人以皮幣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擇其瑕者而攻之可

以益地擇其淫亂篡弑者而誅之可以立威如此則天下諸侯皆相

率而朝於齊矣然後率諸侯以事周使修職貢則王室尊矣方伯之

名君雖欲辭之不可得也桓公與管夷吾連語三日三夜字字投機

全不知倦桓公大悅

到此方是真正歡喜真正信任從前只是鮑叔說的好聽故姑試之耳

乃復齋戒

三日告於太廟欲拜管夷吾爲相夷吾辭而不受桓公曰吾納子之

伯策欲成吾志故拜子爲相何爲不受對曰臣聞大廈之成非一木

之材也太海之潤非一流之歸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則用五傑

先定帮手

正是幸桓公曰五傑爲誰對曰升降損益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

相之材

不如隰朋請立爲大司行墾草萊闢土地聚粟衆多盡地之利臣不
如甯越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土不旋踵鼓之而三軍
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成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執中不殺無
辜不誣無罪臣不如甯須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
避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君若欲治國強
兵則五子者存矣

試想這五個人的品學問力量身分不是素
日留心如何曉得恁切故知管子志在用齊也

君欲霸王臣雖不才強成君命以效區區

不是相國却說甚麼

桓公遂拜管夷吾

爲相國賜以國中市租一年其隰朋以下五人皆依夷吾所薦一

拜官各法其事遂懸榜國門凡所奏富強之業次第盡舉而行之

獨

招賢訪士一條

不行殊爲可惜他日桓公又問於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

田獵也

又好色得毋害於霸乎夷吾對曰無害也桓公曰然則何爲而害霸
夷吾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賢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復以

小人叅之害霸

此說雖是然有似於權蓋管子原說是用賢後人使借以自固也桓公曰善於是專

任夷吾尊其號曰仲父恩禮在高國之上國有大政先告仲父次及

寡人有所施行一憑仲父裁決又禁國人語言不許犯夷吾之名不

問貴賤皆稱仲蓋古人以稱字爲敬也却說莊公聞齊國拜管仲

爲相大怒曰悔不從施伯之言反爲孺子所欺乃簡車蒐乘謀伐齊

以報乾時之仇桓公聞之謂管仲曰孤新嗣位不欲煩受干戈請

先伐齊何如管仲對曰軍政未定未可用也桓公不聽既已信之篤

此處却又不聽何也豈曰管子不知兵耶遂拜鮑叔牙爲將率師直犯長勺魯莊公問

于施伯曰齊欺吾太甚何以禦之施伯曰臣薦一人可以敵齊莊公

曰卿所薦何人施伯對曰臣識一人姓曹名蔚貴音隱於東平之鄉從

未出仕其人眞將相之才也莊公命施伯往招之蔚笑曰肉食者無

謀肉食者乃謀及藿食耶施伯白藿食能謀行且肉食矣賢才用與不用乃所

爭在膏食肉食之間
世情可嘆亦復可鄙

遂同見莊公莊公問曰何以戰

曹劇曰兵事

臨機制勝

不可預言願假臣一乘使得預謀于行間莊公喜其言與

之共載直趨長勺鮑叔牙聞**曹**侯引兵而來乃嚴陣以待莊公亦列

陣相持鮑叔牙因乾時得勝有輕**曹**之心

是壞事兵驕者敗

叔牙亦未之聞耶 下令

擊鼓進兵先陷者重賞莊公聞鼓聲震地亦教鳴鼓對敵曹劇止之

曰**曹**師方銳宜靜以待之傳令軍中有敢喧譁者斬**曹**兵來衝**曹**陣

陣如鐵桶不能衝動

穩得妙然能禁之使不喧譁又陣堅不能衝動已是能軍矣以穩乘驕安得不勝

只得

退後少頃對陣鼓聲又震**曹**軍寂如不聞**曹**師又退鮑叔牙曰**曹**怯

戰耳再鼓之必走曹劇又聞鼓響謂莊公曰敗**曹**此其時矣可速鼓

之論**曹**是初次鳴鼓論**曹**已是第三通鼓了**曹**兵見**曹**兵兩次不動

以爲不戰都不在意了誰知鼓聲一起突然而來刀砍箭射勢如疾

雷不及掩耳殺得**曹**兵七零八落大敗而奔

可見兵無強弱只在人之善用耳

莊公

欲行追逐曹劌曰未可也臣當察之劌疑乃下車將兵列陣之處
周圍看了一遍復登車軾遠望良久曰可追矣莊公乃驅車而進追
三十餘里方還所獲輜重甲兵無算不知後事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宋國納賂誅長萬

楚王杯酒虜息媯

用兵全以謀勝故將在謀而不在勇勇者偏裨卒伍之事耳南
宮長萬勇雖過人不知用兵之法恃勇而驕軍無茲備及子偃
之兵一出帶傷被擒勇何在耶歸國之後全無悔心因君戲言
遂行弑逆真古今未有之變後雖正法爲醢遍賜羣臣猶爲未
蔽厥辜

子偃虎皮冒馬之計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也以弱敵強此

等甚妙然已開田單火牛孔明假獅等計之祖

叔牙鑿長勺之敗便有戒心故能全軍而退可見謹慎二字是行軍要緊之着

古今來以戲言取禍者不可勝數出言之人自以爲與彼狎習可以無妨不知無心之言反作有心之聽受者不較而飲恨于心積之深而發之暴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惟口出好與戎信哉君子之進身也以道義小人之進身也以夤緣觀其進身之初其人之人品心術已可概見觀于豎貂易牙之所以進豈不較然也哉

禮曰毋不敬又曰敬者立身之本蓋不特進德修業而已凡有國有家者盛衰于此觀焉興廢于此卜焉卽一身之修短亦于此占焉作事之成敗亦于此定焉蔡哀如有不足于息不要歸

設欸可也設欸而不敬失其立身之本矣兵敗而身辱其亦有所取之歟

息侯導楚伐蔡猶曰人情報怨之常奈何使楚伐已請救于蔡而因以圖之乎若度其不肯來救是此計爲虛設也若其必來是蔡侯猶有親親恤隣之誼也彼以親恤之誼來而我因以圖之息侯之罪浮于蔡哀多矣卒之國滅而妻爲虜有以哉

列國之君雖奸險無道未有因貪女色而滅人國者况所欲卽國君之妻乎楚之無道若此而中國曾不能以一旅加之真是可恥

話說魯莊公大敗齊師乃問于曹劌曰卿何以一鼓而勝三鼓有說

乎曹劌曰夫戰以氣爲主氣勇則勝氣衰則敗勝敗之源以理爲主若臨陣之際則全在

于氣矣說鼓所以作氣也一鼓氣方盛再鼓則氣衰三鼓則氣竭吾得的當

不鼓以養三軍之氣彼三鼓而已竭我一鼓而方盈以盈禦竭不勝
何爲莊公曰齊師既敗始何所見而不追繼何以見而追請言其故
曹劌曰齊人多詐恐有伏兵其敗走未可信也吾視其轍跡縱橫軍
心已亂又望其旌旗不整急於奔馳是以逐之莊公曰卿可謂知兵
矣乃拜爲大夫厚賞施伯薦賢之功髡翁有詩云

強齊壓境舉朝憂

韋布誰知握勝籌

莫怪邊庭捷報杳

繇來肉食少佳謀

時周莊王十三年之春齊師敗歸桓公怒曰兵出無功何以服諸侯

乎

齊桓政治未修而先欲服諸侯見解錯了所以又有後悔

鮑叔牙曰齊晉千乘之國勢

不相下以主客爲強弱

此語大說差了兵豈以主客爲強弱乎

昔乾時之戰我爲主是

以勝齊今長勺之戰齊爲主是以敗于齊臣願以君命乞師于齊

宋同兵可以得志桓公許之乃遣使行聘于宋請出宋師宋閔公捷

自襄公時兩國時常共事今聞小白卽位正欲通好遂訂師期以

夏六月初旬兵至郟城魯地相會至期使南宮長萬為將長萬戰將耳非主軍

之材宋之用人悞矣猛獲副之使鮑叔牙為將仲孫湫副之各統大兵集于

郟城軍于東北軍于東南莊公曰鮑叔牙挾忿而來加以

助南宮長萬有觸山舉鼎之力吾國無其對手兩軍並峙互為犄角

何以禦之大夫公子偃進曰容臣自出視其軍還報曰鮑叔有戒心

軍容甚整南宮長萬自恃其勇以為無敵其行伍離亂且察敵情未有不觀其整

以為定者子偃深知兵法所以得勝儻自雩門魯南竊出掩其不備可敗也敗

不能獨留矣莊公曰汝非長萬敵也公子偃曰臣請試之莊公曰寡

人自為接應公子偃乃以虎皮百餘冒于馬上想得乘月色朦朧偃

旗息鼓開雩門而出將近營兵全然不覺公子偃命軍中舉火

一時金鼓喧天直前衝突火光之下遙見一隊猛虎咆哮營人馬

一時金鼓喧天直前衝突火光之下遙見一隊猛虎咆哮營人馬

無不戰慄。四下驚惶，爭先馳奔南宮。長萬雖勇，爭奈車徒先散，只得

驅車而退。

可見徒勇無謀，不可為將。

莊公後隊已到，合兵一處，連夜追逐到乘

丘。

曹縣地方。

南宮長萬謂猛獲曰：「今日必須死戰，不然不免。」

豈知死戰亦不

得免勇其可恃哉。

猛獲應聲而出，剛遇公子偃，兩下對殺。南宮長萬挺著長

戟直撞入，侯大軍逢人便刺。兵懼其驍勇，無敢近前。莊公謂戎

右。

戎車之右，即副將也。

歇音孫生曰：「汝素以力聞，能與長萬決一勝負乎？」歇孫

生亦挺大戟，逕尋長萬交鋒。莊公登軾望之，見歇孫生戰長萬不下，

顧左右曰：「取我金僕姑來。」金僕姑者，軍府之勁矢也。左右捧矢以

進，莊公搭上弓弦，覩得長萬親切音颺的一箭，正中右肩，深入於骨。長

萬用手拔箭，歇孫生乘其手慢，復儘力一戟刺透左股。長萬倒撞於

地，急欲掙扎，被孫生跳下車來，雙手緊緊按定。眾軍一擁上前，擒住

猛獲。見主將被擒，棄車而逃。莊公大獲全勝，鳴金收軍。歇孫生解

長萬獻功長萬肩股被創尚能挺立毫無痛楚之態只一強漢莊公

愛其勇厚禮待之飽叔牙知**宋**師失利全軍而返是年**齊**桓公遣大

天隲朋告卽位于**周**且求婚焉明年**周**使**魯**莊公主婚將王姬下嫁

于**齊****魯****蔡****衛**各以其女來媵音孕從因**魯**有主婚之勞故此**齊****魯**復

通各捐兩敗之辱約爲兄弟其秋**宋**大水**魯**莊公曰**齊**旣通好何惡

于**宋**使人弔之**宋**感**魯**恤災之情亦遣人來謝因請南宮長萬**魯**莊

公釋之歸國自此三國和好各消前隙髯仙有詩曰

乾時長勺互雄雌 又見乘丘覆宋師

勝負無常終有失 何如修好兩無危

却說南宮長萬歸**宋****宋**閔公戲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

子矣長萬大慙而退大夫仇牧私諫閔公曰君臣之間以禮相交不

可戲也戲則不敬不敬則慢慢而無禮悖逆將生君必戎之以上下

然不獨君臣也

閔公口孤與長萬習狎

雖是習狎只怕奸心

無傷也再說周莊王十五

年王有疾崩太子胡齊立是爲僖王

史作釐王傳作僖王

計告至時閔公

與宮人遊于蒙澤使南宮長萬擲戟爲戲原來長萬有一絕技能擲

戟于空中高數丈以手接之百不失一宮人欲觀其技所以閔公召

長萬同遊長萬奉命要弄了一回宮人都誇獎不已閔公微有妬恨

之意

臣有長技君之福也如恨得可笑之甚

命內侍取博局與長萬決賭以大金斗盛

酒爲罰這博戲却是閔公所長長萬連負五局罰酒五斗已醉到八

九分地位了心中不服再請覆局閔公曰囚乃常敗之家安敢復與

寡人賭勝長萬心懷慙忿嘿嘿無言忽宮侍報道周王有使命到閔

公問其來意乃是報莊王之喪且告立新主閔公曰周已更立新王

卽當遣使弔賀長萬奉曰臣未睹王都之盛願奉使一往閔公笑曰

周國卽無人何至以囚奉使宮人皆大笑長萬面頰發赤羞變成怒

兼乘酒醉一時性起不顧君臣之分大罵曰無道昏君汝知囚能殺

人乎閔公亦怒曰賊囚怎敢無禮便去搶長萬之戟欲以刺之長萬

也不來奪戟逕提博局把閔公打倒只算打你嘴壞再復揮拳竟是人間毆光景可笑

之嗚呼哀哉閔公死于長萬拳下嘴壞人宮人驚散長萬怒氣猶勃

勃未息提戟步行及于朝門遇大夫仇牧問主公何在長萬曰昏君

無禮吾已殺之矣說得且是輕巧仇牧笑曰將軍醉耶長萬曰吾非醉乃實

話也遂以手中血污示之仇牧勃然變色大罵弑逆之賊天理不容

便舉笏來擊長萬雖是忠激于心然只算無益之死怎當得長萬有力如虎擲戟于

地以手來迎左手將笏打落右手一揮正中其頭頭如蒸粉齒折隨

手躍去嵌入門內三寸真絕力也仇牧已死長萬仍抬起畫戟緩步

登車傍若無人宋閔公即位於十年只因一句戲言遂遭逆臣毒手

春秋世亂視弑君不啻割雞可嘆可嘆史臣有仇牧贊云

世降道教

綱常掃地

堂簾不隔

君臣交戲

君戲以言

臣戲以戟

壯哉仇牧

以笏擊賊

不畏強禦

忠肝瀝血

死重泰山

名光日月

太宰華督聞變挺劍登車將起兵討亂行至東宮之西正遇長萬長

萬並不交言一戟刺去華督墜于車下又復一戟殺之遂奉閔公之

從弟公子游爲君盡逐戴武宮穆莊之族宋五君之子孫羣公子出奔宋邑

公子御說奔亳今徐州府臺州長萬曰御說文而有才且君之嫡弟

今在亳必有變若殺御說羣公子不足慮也乃使其子南宮牛同猛

獲率師圍亳冬十月曹叔大心率戴武宣穆莊五族之眾又合曹國

之師救亳公子御說悉起亳人開城接應內外夾攻南宮牛大敗被

殺宋兵盡降于御說猛獲不敢回宋逕投魯國去了戴叔皮獻策于

東周列國志

御說卽用降兵旗號假充南宮牛等已克毫邑擒了御說得勝回朝

先使數人一路傳言南宮長萬信之不做準備羣公子兵到賺開城

門一擁而入只叫單要拿逆賊長萬一人餘人勿得驚慌長萬倉忙

無計急奔朝中欲奉子游出奔見滿朝俱是甲士填塞有內侍走出

言子游已被眾軍所殺長萬長嘆一聲思列國惟陳與宋無交豈知有賂

不情無文欲待奔陳又想法有八十餘歲老母嘆曰天倫不可棄也復番

身至家扶母登輦左手挾戟右手推輦而行斬關而出其行如風無

人敢攔阻者宋國至相去二百六十餘里長萬推輦一日便到如

此神力古今罕有臺經曰術神方何也却說羣公子既殺子游遂奉公子御說

卽位是爲桓公拜戴叔皮爲大夫選五族之賢者爲公族大夫葛叔

大心仍歸守鄆遣使往魯請執猛獲再遣使往陳請執南宮長大夫

子目夷魯公之庶長子時止五歲侍於宋桓公之側笑曰長萬不來矣宋公

曰童子何以知之曰吾友男力人所敬也宋之所棄陳必庇之空手

而行何愛于我

賂而後得人情之常特出于
力歲童子之口爲可異耳

宋公大悟乃命賈重寶

以賂之先說宋使至衛衛惠公問于羣臣曰與猛獲與不與孰便羣

臣皆曰人急而投我奈何棄之

只看得
一邊

大夫公孫耳或公諫曰天下

之惡一也宋之惡猶陳之惡留一惡人於衛何益况陳宋之好舊矣

不遺獲宋必怒庇一人之惡而失一國之權非計之善也衛侯曰善

乃縛猛獲以昇

音官卒也

再說宋使至陳以重寶獻于陳宣公宣公貪其賂

許送長萬又慮長萬絕力難制必須以計困之乃使公子結謂長萬

曰寡君得吾子猶獲十城宋人雖百請猶不從也寡君恐吾子見疑

使結布腹心如以陳國福小更適大國亦願從容數月爲吾子治車

馬長萬泣曰君能容萬萬又何求公子結乃攜酒爲歡結爲兄弟明

日長萬親至公子結之家稱謝公子結復留款酒半酣出婢妾勸酬

長萬歡飲大醉臥于坐席公子結使力士以犀革犀牛包裹用牛筋束之并囚其老母星夜傳至于宋至半路長萬方醒奮身蹴踏革堅縛固終不能脫將及宋城犀革俱被掙破手足皆露于外押送軍人以槌擊之踵骨俱折宋桓公命與猛獲一同擲至市曹剝爲肉泥使庖人治爲醢音海內醬也遍賜羣臣曰人臣有不能事君者視此醢矣八十歲老母亦并誅之鬻翁有詩嘆曰

可惜赳赳力絕倫

但知母子咏君臣

到頭駢戮難追悔

乃諭將來造逆人

宋桓公以圖叔大心有救臺之功升圖爲附庸稱大心爲圖君念華督死難仍用其子家爲司馬自是華氏世爲宋大夫再說圖桓公自長勺大挫之後深悔用兵乃委國管仲目與婦人飲酒爲樂有以國事來告者桓公曰何不告仲父時有豎貂者乃桓公之幸童因欲親

近內庭不便往來乃自宮以進

謂自

闢割桓公憐之寵信愈加不離左右

又圖之雍邑人名巫者謂之雍巫字易牙爲人多權術工射御兼精

于烹飪之技一日圖姬病易牙和五味以進圖姬食之而愈

想見

如何喫些好東西便好了因愛近之易牙又以滋味媚豎貂豎薦之於桓公桓公

召易牙而問曰汝善調和味對曰然桓公戲曰寡人嘗鳥獸蟲魚之

味幾遍矣所不知者人肉味何如耳

此句說得甚奇竟似今人打詐人嘴喫一般

易牙既

退及午膳獻蒸肉一盤嫩如乳羊而甘美過之桓公食之盡問易牙

曰此何味而美至此易牙跪而對曰此人肉也桓公大驚問何從得

之易牙曰臣之長子三歲矣臣聞忠君者不有其家君未嘗人味臣

故殺子以適君之口桓公曰子退矣桓公以易牙爲愛已

這等愛法愛得希奇

亦寵信之圖姬復從中稱譽自此豎貂豎易牙內外用事陰忌管仲至

是豎貂與易牙合詞進曰聞君出令臣奉令今君一則仲父一則仲

父齊國疑于無君矣桓公笑曰寡人於仲父猶身之有股肱也有股肱方成其身有仲父方成其君爾等小人何知二人乃不敢再言管仲秉政三年齊國大治髯仙有詩云

疑人勿用用無疑

仲父當年獨相齊

都似桓公能信任

貂巫百口亦何爲

是時齊方強盛滅鄆克權復魯敗鄭盟絞役息今汝南府息縣凡漢東小國

無不稱臣納貢惟蔡恃與齊侯婚姻中國諸侯通盟同兵未曾服齊

至文王熊貲稱王已及二世有鬪音經所屈重鬪伯比音委遠音章音鬪廉鬪權

諸人爲輔虎視漢陽漸有侵軼中原之意却說蔡哀侯獻舞與魯侯

同娶陳女爲夫人蔡娶在先魯娶在後魯夫人媯氏有絕世之貌因

歸寧于陳道經蔡國又是女人哀侯曰吾姨至此豈可不一相見

乃使人要至宮中欸待語及戲謔全無敬客之意想是看見他標致調戲他也未可知

怒而去及自陳返息遂不入蔡國息侯聞蔡侯怠慢其妻思

以報之乃遣使入貢于蔡因密告文文王曰蔡恃中國不肯納款若

蔡兵加我我因求救于蔡君勇而輕必然親來相救我因與蔡合

兵攻之獻舞可虜也既虜獻舞不患蔡不朝貢矣文文王大喜乃興

兵伐息侯求救于蔡蔡哀侯果起大兵親來救息安營未定蔡伏

兵齊起哀侯不能抵當急走息城息侯閉門不納乃大敗而走蔡兵

從後追趕直至莘野蔡活虜哀侯歸國息侯大犒蔡軍蔡文王出

境而返蔡哀侯始知中了息侯之計恨之入骨文文王回國欲殺蔡

哀侯烹之以饗大廟想是楚國祖宗也要嗜嗜人味饗權諫曰王方有事中原若殺

獻舞諸侯皆懼矣不如歸之以取成焉再四苦諫文文王只是不從

饗權憤氣勃發乃左手執王之袖右手拔佩刀擬王想見粗蠢之曰

臣當與王俱死不忍見王之失諸侯也文王懼連聲曰孤聽汝遂捨

氣真是好笑

○侯鬻權曰王幸聽臣言○國之福然臣而規君罪當萬死請伏斧
鑕○王曰卿忠心貫日孤不罪也鬻權曰王雖赦臣臣何敢自赦卽
以佩刀自斷其足大呼曰人臣有無禮于君者視此○王命藏其足
于大府以誌孤違諫之過使醫人療治鬻權之病雖愈不能行走○
王使爲大闔以掌城門尊之曰太伯遂釋○侯歸國大排筵席爲之
餞行席中盛張女樂有彈箏女子儀容秀麗○王指謂○侯曰此女
色技俱勝可進一觴卽命此女以大觥送○侯○侯一飲而盡還斟
大觥親爲○王壽○王笑曰君生平所見有絕世美色否○侯想起
○息侯導○敗○之仇乃曰天下女色未有如息媯之美者真天人也
○王曰其色何如○侯曰目如秋水臉似桃花長短適中舉動生態
目中未見其二媯子追等標致合他相也不着○王曰寡人得一見息夫人死不恨
矣○侯曰以君之威雖○姬○子致之不難何況字下一婦人乎○

王大悅是日盡歡而散**蔡**侯遂辭歸本國**楚**王思**蔡**侯之言欲得**蔡**

媯假以巡方爲名來至**蔡**國**蔡**侯迎謁道左極其恭敬親自闢除館

舍設大饗于朝堂不敢用兩君敵體之禮故不亨于廟而享于朝**蔡**侯執爵而前爲**楚**王壽

楚王接爵在手微笑而言曰昔者寡人曾效微勞于君夫人今寡人

至此君夫人何惜爲寡人進一觴乎怪得是計得有理誰叶你狡詐要人效勞如此**蔡**侯懼

楚之威不敢違拒連聲唯唯卽時傳語宮中不一時但聞環珮之聲

夫人媯氏盛服而至別設陰祿再拜稱謝**楚**王荅禮不送媯氏取白

玉卮滿斟以進素手與玉色相映**楚**王視之大驚果然天上徒聞人

間罕見便欲以手親接其卮那媯氏不慌不忙將卮遞與宮人轉遞

楚王**楚**王一飲而盡媯氏復再拜請辭回宮**楚**王心念息媯反不盡

歡席散歸館寢不能寐次日**楚**王亦設饗于館舍名爲荅禮暗伏兵

甲**蔡**侯赴席酒至半酣**蔡**王假醉謂**蔡**侯曰寡人有大功于君夫人

今三軍在此君夫人不能爲寡人一犒勞乎息侯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優從者容與寡不君圖之楚王拍案曰匹夫背義敢巧言拒我左右何這爲我擒下息侯正待分訴伏甲卒起遠章鬪丹二將就席間擒息侯而繫之楚王自引兵還入息宮來尋息媯息媯聞變嘆曰引虎入室吾自取也遂奔入後園中欲投井而死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鬪丹搶前一步牽住衣裾曰夫人不欲全息侯之命乎何爲夫婦俱死息媯嘿然鬪丹引見楚王楚王楚王以好言撫慰許以不殺息侯不斬息祀遂卽中軍立息媯爲夫人載以後車以其臉似桃花又曰桃花夫人今漢陽府城外有桃花洞上有桃花夫人廟卽息媯也唐人杜牧有詩云

細腰宮裏露桃新

脈脈無言幾度春

畢

息亡綠何事

可憐金谷墜樓人

王安置息侯于汝水封以十家之邑使守息祀息侯忿鬱而死息
之無道至此極矣要知後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曹洙手劍刳齊侯

桓公舉火爵甯戚

凡事先要大題目立得好便不怕沒有好文字如尊周朝王便是圖霸大題目管子先立定這個題目使地步先立得高腳跟先站得穩更拍跌撲也

齊桓人品看來甚是平常如親幸豎貂易牙在國則與婦人飲酒爲樂出外則以姬嬪自隨欲改會期欲追宋兵誇言于甯戚失討于子頰皆碌碌無足稱者只有用賢一節卻不可及棄仇而用管子舉火而爵甯戚用之勇而任之備不以小人之言而

稍阻此其所以能成霸業也

齊桓初以王命布告之國只有宋魯略大其餘皆小國也若論秦晉諸國并未顯然拒命而并不告之使會者蓋自度力量有所不及也約之而不來則損名而害霸討之則不能取勝或反有傷也來則恐或有他變而事不得成故只以小國爲名亦圖易于集事耳此乃乖人討便宜之着不可不知

此古之會管子事事將就蓋世亂已甚王命久虛齊初圖霸人心未集若不將就難保有成也

宋桓魯莊是一樣沒分曉人宋桓來會欲定位也背會逃歸何足爲定况齊奉王命糾合諸侯應爲盟主已乃新立方賴會以定位而遽欲處尊可笑甚矣魯莊忘父之仇屢與齊襄共事不義之舉無不從兵今齊桓以王命合諸侯御反不來會行止顯

倒情性乖張究竟胸中却全無成見只是沒分曉耳

凡有位而求在下之人才常易在下而求見知于有位常難其勢然也甯戚雖賢使非管子先察其不凡而勞以酒食牧牛賤豎何由而通于相君哉故在上者不留意收羅而曰人才難得吾不信也

管子生平卽實薦甯戚一節其賢真不可及以相國之尊邀國君之寵握全齊之政抱不世之才而于馳驅道路車塵馬跡之間乃留心一飯牛之牧豎是何等胸襟是何等識見是何等度量昔人有詩云貴人昔未貴感願固寒微及自登樞要何曾問布衣予每閱之不禁三嘆

管仲旣識甯戚便當載以自隨俟君至而面薦否則亦當作書遣使薦之于君乃計不出此而作書使其自投吾所不解若其

非賢原不足用不薦可也既以爲賢而薦之矣乃使之自言求
售啓人君輕賢之心而傷賢者進身之體此管子識見不到處
也幸爲隰朋諒阻桓公怒平遂得君臣際遇耳使當時竟以語
言挺撞之故而設有不虞管子悞賢之過其何以自解乎
觀甯戚之于桓公賢者之不苟于進身如此用人者欲識人品
之高下但須觀其進身之初則已思過半矣
舉火甯戚足見齊桓之豁達大度用賢不疑所以成霸之根
本也漢高以匹夫而得天下亦不過是此等身分耳

周釐王元年春正月**齊**桓公設朝羣臣拜賀已畢問管仲曰寡人承
仲父之教更張國政今國中兵精糧足百姓皆知禮義意欲立盟定
伯何如管仲對曰當今諸侯強于**齊**者甚眾南有荆楚西有秦晉然
皆自逞其雄不知尊奉周王所以不能成霸只爲不識得題目故**周**
做不出好文字耳

雖衰微乃天下之共主東遷以來諸侯不朝不貢方物故**鄆**伯射桓

王之肩五國拒莊王之命遂令列國臣子不知君父我不尊君則上亦不知尊我主

行下效理勢之必然也熊通僭號**宋**弑君習為故然莫敢征討今莊王初崩

新王卽位**宋**國近遭南宮長萬之亂賊臣雖戮**宋**君未定春秋時諸侯為大夫

所立者與會盟方定為君君可遣使朝**周**請天子之旨大會諸侯立定**宋**君**宋**居

一定然後奉天子以令諸侯內尊王室外攘四夷列國之中哀弱者

扶之強橫者抑之昏亂不共命者率諸侯討之海內諸侯皆知我之

無私必相率而朝于**周**不動兵車而霸可成矣只消數語便把一個盟主霸業穩穩握在

手中算得到拿得定是掄元文字是國手基子桓公大悅於是遣使至洛陽朝賀釐王因請

奉命為會以**宋**君釐王曰伯舅不忘**周**室朕之幸也以上諸侯惟

伯舅左右之朕豈有愛焉使者回報桓公桓公遂以王命布告**宋**魯

陳衛鄭曹諸國約以三月朔日共會北杏齊之地桓公問管仲

曰此番赴會用兵車多少管仲曰君奉王命以臨諸侯安用兵車雖道理如此然亦是料定來會諸國必不請爲衣裳之會桓公曰諾乃至有他故耳不然便先是一個宋襄了

使軍士先築壇三層高起三丈左懸鐘右設鼓先陳天子虛位于土

旁設反玷玉帛器具加倍整齊又預備館舍數處悉要高廠合式至

期宋桓公御說先判

急十定位自是生員切已事故是他先

與齊桓公相見謝其定位

之意次日陳宣公杵臼鄆子克二君繼到齊哀侯獻舞恨見執亦

來赴會四國見齊無兵車相顧曰齊侯推誠待人一至於此乃各將

兵車退在二十里之外時二月將盡桓公謂管仲曰諸侯未集改期

待之如何管仲曰語云三人成眾至今者四國不爲不眾矣若改期

是無信也不如不改之爲愈也待而不至是辱王命也初合諸侯而

以不信聞且辱王命何以圖霸桓公曰盟乎會乎管仲曰人心未一

見事將就只爲此耳俟會而不散乃可盟耳桓公曰善三月朔昧爽五國諸侯

俱集于壇下相見禮畢桓公拱手告諸侯曰王政久廢叛亂相尋孤
奉周天子之命會羣公以匡王室今日之事必推一人爲主然後權
有所屬而政令可施于天下諸侯紛紛私議欲推齊則宋晉上公齊
止稱侯尊卑有序欲推宋則宋公新立賴齊定位未敢自尊專在兩
難周宣公杵臼越席言曰天子以糾合之命屬諸齊侯誰敢代之宜
推齊侯爲盟會之主自是理勢當然不親無訣諸侯皆曰非齊侯不堪此任陳侯
之言是也桓公再三謙讓然後登壇齊侯爲主次宋公次陳侯次蔡
侯次子排列已定鳴鐘擊鼓先於天子位前行禮然後交拜敘兄
弟之情仲孫湫捧約簡一函跪而讀之曰某年月日齊小白宋御說
陳杵臼蔡獻無邾克以天子命會于北杏共獎王室濟弱扶傾有敗
約者列國共征之諸侯拱手受命論語稱桓公九合諸侯此其第一
會也鬻翁有詩云

東周列國志 卷之八
濟濟冠裳集五君

臨淄事業赫然新

局中先著誰能識

只爲推尊第一人

諸侯獻酬甫畢管仲慙階而上曰魯衛鄭曹故違王命不來赴會不

可不討

這等四國都是桓公有該討

桓公舉手向四君曰敝邑兵車不足願諸

君同事陳蔡邾

三君齊聲應曰

敢不率敝賦以從惟宋桓公嘿然便

皆會之意

只桓公當日若而加請問不知宋桓如何措詞

是晚宋公回館謂大夫戴叔皮曰齊侯

妄自尊大越次主會便欲調遣各國之兵將來吾國且疲于奔命矣

叔皮曰諸侯從違相半齊勢未集若征服魯鄭霸業成矣齊之霸非

宋福也與會四國惟宋爲大宋不從兵三國亦將解體况吾今日之

來止欲得王命以定位耳已列于會又何候焉不如先歸宋公從其

言遂於五更登車而出齊桓公聞宋公背會逃歸大怒欲遣仲孫湫

追之管仲曰追之非義不單是非義亦時尚之可耳然却說得好聽可請王師伐之乃爲

有名然事更有急于此者桓公曰何事更急于此官仲曰宋遠而魯

近且王室宗盟

言同姓

不先服魯何以服宋桓公曰伐魯當從何路

管仲曰濟之東北有濶者乃魯之附庸國小而弱纔四姓耳若以重

兵壓之可不崇朝而不濶魯必悚懼然後遣一介之使責其不會

再遣人通信于魯

夫人姜

謂文

夫人欲其子親厚于外家自當極力

懲然魯侯內迫母命外惧兵威必將來盟

臨以王命歷以重兵魯人之畏威而怯義如內有知事

之臣自然要來請成原可不必借助文姜此舉固是管子學術徵欠

醇正然文姜乃齊女子桓公有姑姪之親與他國夫人不同通信不

為大錯管子之為此者亦為要拿得穩耳俟其來求因而許之平魯之後移兵于宋臨以

王臣此破竹之勢也桓公曰善乃親自率師至魯城一鼓而下因駐

兵于濟水莊公果懼大集羣臣問計公子慶父曰濟兵兩至吾國

未嘗得利臣願出兵拒之班中一人出曰不可不可莊公視之乃施

伯也莊公曰汝計將安出施伯曰臣嘗言之管子天下奇才今得齊

政兵有節制其不可一也北杏之會以奉命尊王爲名今責違命理

曲在我其不可二也

能識大義施伯子糾之戮君有功焉王姬之嫁

謀臣中之賢者

君有勞焉棄往日之功勞結將來之仇怨其不可三也爲今之計不

若修和請盟不可戰而退曹熾曰臣意亦如此正議論問報道

侯有書至莊公視之大略曰

寡人與君並事周室情同昆弟且婚姻也北杏之會君不與焉寡

人敢請其故若有二心亦惟命

齊侯另有書通信于文姜文姜召莊公語之曰齊世爲甥舅使其

惡我猶將乞好况取平乎莊公唯唯乃使施伯答書略曰

孤有犬馬之疾未獲奔命君以大義責之孤知罪矣然城下之盟

孤實恥之若退舍于君之境上孤敢不捧玉帛以從

齊侯得書大悅傳令退兵于柯地齊莊公將往會齊侯問羣臣誰能

從者將軍曹沫請往莊公曰汝三敗于國不慮國人笑耶曹沫曰惟

耶三敗是以願往將一朝而雪之莊公曰雪之何如曹沫曰君當其

君臣當其臣莊公曰寡人越境求盟猶田賦也言恥與若能恥之寡

人聽子矣遂偕曹沫而行至于柯地國侯預築土為壇以待國侯先

使人謝罪請盟國侯亦使人訂期是日國侯將雄兵布列壇下青紅

黑白旗按東西南北四方各自分隊各有將官統領仲孫湫掌之階

級七層每層俱有壯士執著黃旗把守壇上建大黃旗一面繡出方

伯二字傍置大鼓王子城父掌之壇中間設香案排列著朱盤玉盃

盛牲飲盟之器隄朋掌之兩傍反坫設有金鑄玉彝寺人貂掌之壇

西立石柱二根繫著烏牛白馬屠人準備宰殺司庖易牙掌之東郭

牙為櫛立于階下為賓管仲為相又有排場又有體統又威嚴又正

氣象十分整肅國侯傳令國君一到只許一君一臣登壇餘人悉屏

東周列國志 卷之

壇下曹沫衷甲手提利劍緊隨著莊公莊公一步一戰曹沫全無

懼色將次升階東郭牙進曰今日兩君好會兩相贊禮安用凶器請

去劍說得却乎有理曹沫睜目視之兩毗盡裂東郭牙倒退幾步莊

公君臣履階而上兩君相見各敘通好之意三通鼓畢對香案行禮

隰朋將玉盃盛血跪而請飲曹沫右手按劍左手攬桓公之袖怒形

于色雖是胆勇過人然極凶管仲急以身蔽桓公問曰大夫何爲者

曹沫曰圖連次受兵國將亡矣君以濟弱扶傾爲會獨不爲敝邑念

乎管仲曰然則大夫何求曹沫曰圖恃強欺弱奪我汶陽之田今日

請還吾君乃就飲耳管仲顧桓公曰君可許之此只是怕弄出事桓

公曰大夫休矣寡人許了曹沫乃釋劍代隰朋捧盃以進兩君俱已

飲訖曹沫曰仲主圖國之政臣願與仲飲桓公曰何必仲父寡人與

子立誓此是齊桓乃向天指日曰所不反汶陽以于圖者自如此日

曹沫受敵再拜稱謝獻酬甚歡既畢事王子城父諸人俱憤憤不平
請于桓公欲劫魯侯以報曹沫之辱桓公曰寡人已許曹沫矣匹夫
約言尚不失信况君乎以博名而服衆故齊桓不肯失信也不然這
等約言何足爲淮眾人乃止明日桓公復置酒公館與莊公歡飲而
然畢竟是豁達處
別卽命南鄙邑宰將原侵汶陽田盡數交割還魯曹沫劫盟不軌于
爲昔人論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仇而桓公不怨此所以服
諸侯霸天下也有詩云

巍巍霸氣吞東魯

尺劍如何能用武

要將信義服羣雄

不吝汶陽一片土

又有詩單道曹沫劫魯桓公一事此乃後世俠客之祖詩云

森森艾甲擁如潮

仗劍登壇意氣豪

三敗羞顏一日洗

千秋俠客首稱曹

諸侯聞盟柯之事皆服桓公之信義於是齊二國皆遣人謝罪請

盟所以不皆曹沫者正為此耳桓公約以伐宋之後相訂為會乃再遣使如魯告

以宋公不遵王命不來赴會請王師下臨同往問罪魯釐王使大夫

甯蔑率師會魯伐宋謀報魯二國引兵從征願為前部桓公使管

仲先率一軍前會陳自引陽明王子城父東郭牙等統領大軍繼

進於商邱今歸德府商邱縣取齊時魯釐王二年之春也却說管仲有愛妾

名媾鍾離今鳳陽府人通文有智桓公好色每出行必以媾嬪自隨好色

淫無害於德故管子不稱君以自以是學術圖活處管仲亦以媾從行是日管仲軍出南門約

行三十餘里至獠音繞山見一野夫短褐單衣破笠赤脚放牛于山下

此人叩牛角而歌管仲在車上察其人不凡使人以酒食勞之如此

人才真是不媿相國野夫食畢言欲見相君仲父使者曰相國車已過去矣野

夫曰某有一語幸傳于相君浩浩乎白水以隱語相問正為不好求售耳賢者失時心竟可憐

使者追及管仲之車以其語述之管仲茫然不解所謂以管子之才而猶有折不

解可見學問無窮人之小有微才而輒看人不上眼者真是井蛙之見以問產媯媯曰妾聞古有白水

之詩云浩浩白水儵儵音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此人殆欲仕也

婦人如此博學可愛可敬管仲即命停車使人召之野夫將牛寄於村家隨使者

來見管仲長揖不拜管仲問其姓名曰野之野人也姓甯名戚慕相

君好賢禮士不憚跋涉至此無繇自達以管子之好賢禮士而上猶難自達如此况今之自大而

拒安之即無怪乎有之才乏者也為村人牧牛耳管仲叩其所學應對如流嗟曰豪

傑乎于泥塗不遇汲引何以自顯吾君大軍在後不日當過此吾當

作書子持以謁吾君必當重用持書謁貴公之游士則然豈有賢者而肯出于此管子悞矣管仲

即作書緘就交付甯戚彼此各別甯戚仍牧牛于嵒山之下甯桓公

大軍三日後方到甯戚依前短褐單衣破笠赤腳立于路傍全不畏

避桓公乘與將近甯戚遂扣牛角而歌之曰

康浪之承曰百欄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
纔至軒轅從昏飯半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且不即不離半比半賦意思大音韻

鐵字真是好歌紅句雙關尤為入妙

桓公聞而異之命左右擁至車前問其姓名居處戚以實對曰姓甯

名戚桓公曰汝牧夫何得譏刺時政既能譏刺時政便可知不甯戚是牧夫此開大是輕率

曰臣小人安敢譏刺桓公曰當今天子在上寡人率諸侯賓服于下

百姓樂業草木沾春舜日堯天不過如此言大誇越惹說刺汝謂不逢堯舜

又曰長夜不旦非譏刺而何甯戚曰臣雖村夫不觀先王之政然嘗

聞堯舜之世十日一風五日一雨百姓耕田而食鑿井而飲所謂不

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今值紀綱不振教化不行之世而曰舜日堯

天誠小人所不解也且又聞堯舜之世五百官而諸侯服去四兎而

天下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今明公一舉而宋荷會再舉而魯却盟

用兵不息民勞財敝而曰百姓樂業草木沾春又小人所未解也小人又聞堯棄其子丹朱而讓天下于舜舜又避于南河百姓趨而奉

之不得已即帝位今君殺兄得國假天子以令諸侯小人又不知于

唐虞揖讓何如也如此挺撞亦大難堪甯戚賢人何至如此之語或因作見之初欲自顯其風力耳否則或因桓語大

誘故故作醜語桓公大怒曰四夫出言不遜喝令斬之左右縛甯戚以折其氣耶

去將行刑戚顏色不變了無懼色仰天嘆曰桀殺龍逢竊殺比干今甯戚與之為三矣紂朋奏曰此人見勢不趨見威不惕非尋常牧夫

也君其赦之又好國明桓公念頭一轉怒氣頓平遂命釋甯戚之縛

謂戚曰寡人聊以試子子誠佳士齊桓豁達甯戚因探懷中出管仲

之書桓公拆而觀之書略云

臣奉命出師行至獨山得衛人甯戚此人非牧豎者流乃當世有

用之才君宜留以自輔若棄之使見用於鄰國則悔無及矣

桓公曰子既有仲父之書何不遂呈寡人甯戚曰臣聞賢君擇人為

佐賢臣亦擇主而輔君如惡直好諛以怒色加臣臣寧死不必出

國之書矣雖則出書仍說明不借書桓公大悅命以後車載之是晚

下寨休軍桓公命舉火柴衣冠甚急寺貂曰君索衣冠為爵甯戚乎

桓公曰然寺貂曰爵去不遠何不使人訪之使其人果賢爵之未

晚桓公曰此人廊達之才不拘小節恐其在爵或有細過夫才人往

傳衛夫端要在小節處求人所以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夫才人往

失之齊桓此言令人感激無已訪得其過爵之則不夫才人往

惜齊桓豁達自於燈燭之下拜甯戚為大夫使與管仲同參國政甯

戚改換衣冠謝恩而出甯翁有詩云

短褐單衣牧豎窮 不逢堯舜遇桓公

自從扣角歌聲歇 無復飛熊入夢中

桓公兵至界陳宣公杵臼晉莊公射姑先王隨後圍單于兵亦至

相見已畢商議攻**宋**之策甯戚進曰明公奉天子之命糾合諸侯以

威勝不如以德勝

甯戚得位頭一句便說以威勝不如以德勝賢人見誰真是得其大者

不必進兵臣雖不才請掉三寸之舌前去說**宋**公行成桓公大悅傳

令札寨于界上令甯戚入**宋**戚乃乘一小車與從者數人直至睢陽

求見**宋**公**宋**公問于戴叔皮曰甯戚何人也叔皮曰臣聞此人乃牧

牛村夫

只以資格限人是當今大老長校

魯侯新援之于位必其口才過人此來乃

使其遊說也**宋**公曰何以待之叔皮曰主公召入勿以禮待之觀其

動靜若開曰一不當臣請引紳

帶之為號便令武士擒而囚之則

魯

侯之計沮矣

便因甯戚何足沮齊叔皮小人見識淺甚

宋公點首分付武士伺候甯戚寬

衣大帶昂然而入向**宋**公長揖**宋**公端坐不答戚乃仰面長嘆曰危

哉乎**宋**國也

開口便奇說士之祖

宋公駭然曰孫位備上公忝為諸侯之首危

何從至戚曰明公自比與周公孰賢**宋**公曰周公聖人也孤焉敢比

之戚曰周公在國盛時天下太平四夷賓服猶且吐哺握髮以納天

下賢士明公以亡國之餘宋殷之後處羣雄角力之秋繼兩世弑逆故曰亡國

之後卽效法周公卑躬下士猶恐士之不至乃妄自矜大簡賢慢客

雖有忠言安能至明公之前乎不危何待宋公愕然先說得他心中水冷那怕他不

愕離坐曰孤嗣位立淺未聞君子之訓先生勿罪叔皮在旁見宋公

爲甯戚所動連連舉其帶紳宋公不願乃謂甯戚曰先生此來何以

教我戚曰天子失權諸侯星散君臣無等篡弑日聞齊侯不忍天下

之亂恭承王命以申夏盟說得寇寃然齊桓之舉寔明公列名于會是光明正大故說得當

以定位也若又背之猶未定也開口先把他要緊才說破使他心中着急今天子赫然震

怒特遣王臣驅卒諸侯以討于宋明公既叛王命于前又抗王討于

後不待交兵臣已卜勝負之有在矣其之以書以動其心宋公曰先生之見如

何戚曰以臣愚計勿惜一束之贄與齊會盟上不失臣周之禮下可

結盟主之權兵甲不動

宋國安于大山

析之以和公曰孤一時失

討不終會好今方加兵于我安肯受吾之讐戚曰侯寬仁大度

不錄人過不念舊惡如不赴會一盟于柯遂舉侵田而返之况明

公在會之人焉有不納

又說個的當証見使他放心

公曰將何爲讐戚曰侯

以禮睦鄰厚往薄來卽束脯可贄豈必傾府庫之藏哉

又不要多費使他不惜

徹

我說話凡有六層又透又爽快寧君真是會說

公大悅乃遣使隨甯戚至軍中請成

叔皮滿面羞慙而退

這等小人應該羞死

使見了侯言謝罪請盟之

事獻曰玉十穀

雙玉穀

黃金千鎰桓公曰天子有命寡人安敢自專

必須煩王臣轉奏于王方可桓公卽以所獻金玉轉送單子致公

取成之意單子曰苟君侯救宥有所藉手以復于天王敢不如命桓

公乃使宋公修聘于周

畢竟歸到尊周方是方伯之事

然後再討會期單子辭侯

而歸齊與陳曹三君各回本國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厲公復國

殺子頹惠王反正

齊桓圖霸之大題目尚在尊周楚人恃其强大吞噬漢陽與周爲敵是不攘楚周室不可得而尊也圖霸之第一着在奉王命以合諸侯楚人僭號地大兵強抗拒王命是不攘楚諸侯不可得而合也是攘楚一事實爲圖霸之樞紐然第一着不先攘楚者孤力無輔兵力不足故也既經會盟已有其基而從齊至楚鄭爲要道若不服鄭則楚不可得而攘是服鄭者又攘楚之樞紐也而鄭爲強國地險兵精又與楚黨緩急有恃是不得其隙鄭不可得而服也鄭不可服則楚不可攘楚不可攘則周不可得而尊而霸業遂不可得而就前此之經營均爲虛耗心力矣

今而知鄭乃可服矣鄭國有隙故也鄭國之隙安在故君子突
在櫟故也鄭突何由而在櫟祭足高渠彌弑君逐君而立子儀
故也臣逐君而弟篡位討逆而復其故君盟主之事也因其故
君與其國人而用之則我之爲力省人急于得國而我助之則
其德我也必深事半而功倍其是之謂矣德我深則其從我也
必固鄭既從我而楚乃可得而攘矣楚可得攘而周室乃可得
而尊霸業可得而成矣譬如奕碁布局者管子而下要子者則
甯戚也甯戚之功顧不偉歟

鄭國三君之事凡與弑逐之謀者雖遲速不同而皆不免于刑
戮固是天道好還祭足秉政崇權每次主議實爲罪魁而獨得
保首領以沒豈奸惡之報亦有幸不幸耶

人之受困也久則其積怒也深一日得志報之必盡而不恤矣

傅瑕原繁子闕強鉏等之或死或刑豈非鄭厲受困久而積怒深之故歟

賢臣擇主而事爲其可與其功名也卽篡弒之事雖無功名之可言豈不爲富貴地耶子頽飼牛奴耳不識天若爲高地若爲厚醉生夢死之人而爲國等乃奉以爲君遂行篡逐富貴曾未幾日皆鷹斧鉞之誅身死名滅爲萬世笑豈非愚不知擇之故耶

齊桓圖霸首在尊周天子蒙塵逆臣肆惡論道理應是方伯勤王論時勢亦該盟主定霸管仲甯戚俱在不應失計如此當時或尚別有隱情只因經史無文遂至今不可考耳

魯莊縱母如莒喪中議婚奢侈以悅齊女丹刻以媚亡靈婦見小君一概用幣種種不經昏庸已甚而享國久遠竟以壽終真

是異樣僥倖之事

話說桓公歸國管仲奏曰東遷以來莫強于鄭滅東虢而都之

東虢即棠陽與西虢各國前為後河右洛左濟虎牢之險聞於天下故在肯莊公

恃之以伐宋兼拒王師今又與為黨借國也地大兵強吞

噬漢陽諸國與為敵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諸侯非攘不可以謂

直至此時方說者蓋未會諸侯之先雖說亦無益耳欲攘必先得桓公曰吾知為中國

之樞久欲收之恨無計耳甯戚進曰公子突為君二載祭足逐之

而立子忽高渠彌弑忽而立子魯我先君殺子亶祭足又立子儀祭

足以臣逐君子儀以弟篡兄犯分逆倫皆當聲討犯分逆倫方伯應討今子突

在櫟日謀日謀龍鄭情急可知况祭足已死國無人則易為鄭國無人主公命

一將往櫟送突入則突必懷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齊矣北面而朝理勢可必

一段話分作四層明白透快之至桓公然之遂命賓須無引兵車二百乘屯于櫟城

○一將往櫟送突入則突必懷主公之德北面而朝齊矣理勢可必

二十里之外賓須無預遣人致鄭侯之意鄭厲公突先聞祭足死信
密差心腹到鄭國打聽消息忽聞齊侯遣兵送已歸國心中大喜出
城遠接大排宴會二人敘話聞鄭國差人已轉回說祭足已死如今
叔詹爲上大夫賓須無曰叔詹何人鄭伯突曰治國之良非將才也
差人又稟鄭城有一奇事南門之內有一蛇長八尺青頭黃尾門外
又有一蛇長丈餘紅頭紆尾闕于門闕之中三日三夜不分勝負國
人觀者如市莫敢近之後十七日內蛇被外蛇咬死外蛇竟奔入城
至太廟之中忽然不見胥無欠身賀鄭伯曰君位定矣鄭伯突曰何
以知之胥無曰鄭國外蛇卽君也長丈餘君居長也內蛇子儀也長
八尺弟也十七日而內蛇被傷外蛇入城者君出亡以甲申之夏今
當辛丑之夏恰十有七年矣內蛇傷死此子儀失位之兆外蛇入于
太廟君主宗祀之微也我主方申大義于天下將納君于正位蛇闕

適當其時殆天意乎○伯突曰誠如將軍之言沒世不敢負德賓須

無乃與○伯定計夜襲大陵傳瑕率兵出戰兩下交鋒不虞賓須無

繞出背後先打破大陵插了○齊國旗號傳瑕知力不敵只得下車投

降○傳瑕不敵○伯突銜傳瑕十七年相拒之恨咬牙切齒左右斬

訖報來傳瑕大呼曰君不欲入○耶何爲殺我○伯突喚轉問之傳

瑕曰君若赦臣一命臣願梟子儀之首○伯突曰汝有何策能殺子

儀不過以甘言哄寡人欲脫身歸○耳瑕曰當今○政皆叔詹所掌

臣與叔詹至厚君能赦○我我潛入○國與詹謀之子儀之首必獻于

座下○伯突大罵老賊奸詐焉敢誑吾吾今放汝入城汝將與叔詹

起兵拒我矣賓須無曰暇之妻孥見在大陵可囚于櫟城爲質傳瑕

叩頭求哀如臣失信誅臣妻子且指天日爲誓○伯突乃從之傳瑕

至○夜見叔詹詹見瑕大驚曰汝守大陵何以至此瑕曰○侯欲正

位命大將賓須無統領大軍送公子突歸國大陵已失瑕連夜逃

命至此○兵且晚當至事在危急子能斬子儀之首開城迎之富貴

可保○從來篡弑之賊在瑛好賣國之徒都只爲○亦免生靈塗炭轉禍

爲福在此一時不然悔無及矣○聞言嘿然良久曰吾向日原主迎

立故君之議爲祭仲所阻今祭仲物故是天助故君違天必有咎但

不知計將安出瑕曰可通信櫟城令速進兵子出城僞爲拒敵子儀

必臨城觀戰吾覩便圖之子引故君入城大事定矣叔詹從其謀密

使人致書于突傅瑕然後參見子儀訴以○兵助突夫陵失陷之事

子儀大驚曰孤當以重賂求救于○待○兵到日內外夾攻○兵可

退叔詹故緩其事過二日尙未發使往諜報櫟軍已至城下叔詹曰

臣當引兵出戰君同傅瑕登城固守子儀信以爲然却說○伯突引

兵先到叔詹略戰數合賓須無引○兵大進叔詹回車便走傅瑕從

城上大叫曰師敗矣子儀素無膽勇便欲下城瑕從後刺之子儀

死於城上叔詹叫開城門伯同賓須無一同入城傅瑕先往清宮

遇子儀二子俱殺之

又是他去清宮賣主求榮于斯為極

迎突復位國人素附厲公懼

聲振地厲公厚賄賓須無約以冬十月親至庭乞盟須無辭歸厲

公復位數日人心大定乃謂傅瑕曰汝守大陵十有七年力拒寡人

可謂忠於舊君矣今負生畏死復為寡人而弑舊君汝心不可測也

此句正是借說其寃

仍是十七年之恨耳寡人當為子儀報仇唱令力士押出斬於市曹

其妻孥姑赦弗誅詩翁有詩嘆云

鄭突奸雄世所無

佞人成事又行誅

傅瑕不愛須臾活

贏得忠名萬古呼

原繁當先贊立子儀恐其得罪稱疾告老厲公使人責之乃自縊而

死厲公復治逐君之罪殺公子悶強鉏避于叔詹之家叔詹為之求

生乃免死刑其足公父定叔出奔齊國後三年厲公召而復之曰不

可使共叔無後也祭足已死勿論罪不及孥猶爲厚道只是祭足大便宜耳叔詹仍爲正

卿堵叔師叔並爲大夫齊人謂之三良再說齊桓公知鄭伯突已復

國齊二國去冬亦曾請盟欲大台諸侯刑牲定約管仲曰君新舉

霸事必以簡便爲政心要簡便只是要人必樂從耳桓公曰簡便如何管仲曰陳蔡

邾自北杏之後事齊不或伯雖未曾已同伐宋之舉此四國不必

再煩奔走惟宋未嘗與會且當一見俟諸國齊心方舉盟約可也

言未畢忽傳報周王再遣單箴報宋之聘已至齊國管仲曰宋可成

矣齊居道路之中君當親至齊地爲會以親諸侯桓公乃約宋

三國會于鄆地從連單箴齊侯共是五位不用歃血揖讓而散諸侯

大悅齊侯知人心悅從乃大合宋魯陳衛鄭許諸國於榘地歃血

爲盟始定盟主之號盟上至此始定可見國伯之號此周釐王三年之冬也却說宋

文王能其真自得息媯立為夫人寵幸無比三年之內生下二子長曰

能難次曰能皆息媯雖在宮二載從不與王說話言之與節不

而不言淫婦橋情可恨王怪之一日問其不言之故媯垂淚不答王固

請言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一夫縱不能守節而死又何面目向人

言語乎言訖淚下不止胡曾先生有詩云

息亡身入楚王家 回看春風一面花

感舊不言常掩淚 砥應翻恨有榮華

楚王曰此皆獻舞之故孤當為夫人報此仇也獻舞獻嬾實為可

而淫其妻者為誰其仇之輕重何似當是如何報法吾欲問之 夫人勿憂乃興兵伐人其郭侯

獻舞肉袒伏罪盡出其庫藏寶玉以賂師方退得些賄賂傾子

○若果以為仇應不共戴王受賂而還兵息媯後亦更不言及蓋

口雖說之而心已德之左可見息媯前次答語只是權作遮羞耳也

適山突遣使告復國于王王曰突復位二年乃始告孤慢孤甚

矣復興兵伐鄭鄭伯謝罪請成也王許之周文王四年鄭伯突畏

不敢朝齊桓公使人讓之讓責也鄭伯使上卿叔詹如齊謂桓公曰

敝邑困于兵早夜城守未獲息肩是以未修歲事君若能以威加

寡君敢不朝夕立于庭廷乎桓公惡其不遜因詹于軍府詹視隙

逃回鄭國自是鄭背齊如狗屁一般耳不在話下再說釐

王在位五年崩于閭立是爲慧王惠王之二年文王熊賁淫暴無

政喜于用兵先年曾與巴君同伐申國而驚擾巴師巴君怒遂襲那

處楚地克之守將闞敖游涌水而遁楚王殺闞敖闞氏之族怨王至是

約巴人伐楚願爲內應巴兵伐楚王親將迎之大戰于津不隄防

閻族數百人假作楚軍混入陣中竟來跟尋楚王楚軍大亂巴兵乘

之遂大敗楚王面頰中箭而奔巴君不敢追逐收兵回國闞氏之

族從之遂爲巴人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門楚王在門內問曰君得

族從之遂爲巴人楚王回至方城夜叩城門楚王在門內問曰君得

勝乎王曰敗矣鬻權曰自先王以來兵戰無不勝巴小國也王

自將而見敗寧不爲人笑乎今小國今不朝若伐而勝猶可

自解遂閉門不納國君兵城亦是千古詐事王憤然謂軍士曰此行再

不勝寡人不歸矣乃移兵伐親鼓士卒死戰敗師于踏陵地是

夜宿于營中夢侯怒氣勃勃而前曰孤何罪而見殺又占吾疆土

淫吾妻室吾已請于上帝矣乃以手批王之頰目來報仇是爽

嬌豈鬼亦王大叫一聲醒來箭鏜迸裂血流不止急傳令軍至

於湫地楚夜半而鬻權迎喪歸葬長子熊羆嗣立鬻權曰吾犯王

二次謂兵諫及縱王不加誅吾敢偷生乎吾將從王于地下乃謂家

人曰我死必葬我於經皇楚地使子孫知我守門也遂自剄而死蓋

新王問其拒王能羆憐之使其子孫世爲大閹先儒左氏稱鬻權爲

之罪故托詞耳愛君史官有詩駁之曰

諫王如何敢用兵

閉門不納亦堪驚

若將此事稱忠愛

亂賊紛紛盡借名

鄭厲公聞**文王**凶信大喜曰吾無憂矣叔詹進曰臣聞依人者危

臣人者辱今立國于**齊**之間不辱卽危非長計也先君桓武及莊

三世爲王朝卿士是以冠冕列國征服諸侯今新王嗣統聞**晉**二

國朝王王爲之饗醴設醴酒命宥有助也以繁物又賜玉五穀一僂文

馬三匹君不若朝貢于**周**若賴王之寵以修先世卿士之業雖有大

國不足畏也叔詹此謀頗有主意厲公曰善乃遣大夫師叔如**周**請朝師叔回

報**周**室大亂厲公問亂形如何對曰昔**周**莊王嬖妾姚姬謂之王姚

生子頹莊王愛之使大夫爲國爲之師傅子頹性好牛嘗養牛數百

親自餵養飼以五穀被以文繡謂之文獸凡有出入僕從皆乘牛而

行踐踏無忌又陰結大夫爲國邊伯子禽祝跪詹父往來甚密詹王

之世未嘗禁止今新王卽位子頤恃在叔行驕橫益甚新王惡之乃
裁抑其黨奪子禽祝鮀詹父之田新王又因築苑囿于宮側為國有
圃邊伯有室皆近王宮王俱取之以廣其囿又膳夫石速進膳不精
王怒革其祿石速亦憾王故五大夫同石速作亂奉子頤為君以攻
王賴公忌父同召伯廖等死力拒敵眾人不能取勝乃出奔于
先武王時蘇忿生為王司寇有功謂之武公授以南陽之田為采
地忿生死其子孫為武所制乃叛王而事武又不繳遠采地于桓
王八年乃以蘇子之田畀我先君莊公易我武之田於是蘇子與
周嫌隙益深侯剋周之立黔牟亦有夙怨蘇子因奉子頤奔衛
同衛侯帥師伐王城衛既與齊同盟共獎王室此時又助周周公忌父
戰敗同召伯廖等奉王出奔于鄆即鄭邑易五大夫等尊子頤為王
人心不服君若興兵納王此萬世之功也厲公曰善雖然子頤懦弱

所恃者衛之眾耳五大夫無能爲也寡人再使人以理論之若悔禍反正免動干戈豈不美哉一面使人如鄆迎王暫幸櫟邑因厲公向居櫟十七年宮室齊整故也一面使人致書于王子頹書曰

突聞以臣犯君謂之不忠以弟奸兄謂之不順不忠不順天殃及之王子誤聽奸臣之計放逐其君若能悔禍之延奉迎天子束身歸罪不失富貴不然退處一隅比於藩服猶可謝天下之口惟王

子速圖之

子頹得書猶豫未決五大夫曰騎虎者勢不能復下豈有尊居萬乘而復退居臣位者此伯欺人之語不可聽之頹遂逐出使厲公乃朝王于櫟遂奉王襲入城取傳國寶器復還櫟城時惠王三年也是冬厲公遣人約會西公同起義兵納王公許之惠王四年之春二君會兵于夏四月同伐王城厲公親率兵

攻南門○公率兵攻北門為國忙叩宮門來見子頽子頽因飼牛未
畢不即相見○辭生夢死人○薦國曰事急矣乃假傳子頽之命使邊伯
子禽祝跪詹父登陣守禦○人不順子頽聞王至歡聲如雷爭開城
門迎接為國方草國書謀遣人往○求救書未寫就聞鐘鼓之聲人
報舊王已入城坐朝矣為國自刎而死祝跪子禽死于亂軍之中邊
伯詹父被○人擄縛獻功子頽出奔西門使石速抑文牛為前隊牛
體肥行遲悉為追兵所獲與邊伯詹父一同斬首○醉生夢死人○鬻翁
有詩嘆子頽之愚云

挾籠橫行意未休

私交乘釁起奸謀

一年南面成何事

只合關門去飼牛

又有一詩說○桓公既稱盟主合倡義納王不應讓之○鄭虢也詩云

天子蒙塵九廟羞

紛紛鄭虢効忠謀

如何仲父無遺策

却讓當時第一籌

惠王復位賞

鄭虎牢以東之地及后之輦鑑

王后之服輦帶以鑑爲飾

賞西

魏公

以酒泉之邑及酒爵數器二君謝恩而歸

鄭厲公於路得疾歸國而

薨羣臣奉世子捷卽位是爲文公

周惠王五年

陳宣公凝公子禦寇

謀叛殺之公子完字敬仲乃厲公之子與禦寇相善懼誅奔

齊

齊桓

公拜爲上正

掌百官之官

一日桓公就敬仲家飲酒甚樂天色以晚索燭

盡權敬仲辭曰臣止卜晝未卜夜不敢繼以燭也桓公曰敬仲有禮

哉贊嘆而去桓公以敬仲爲賢使食采于田是爲田氏之祖是年

魯

襄

莊公爲圖婚之事會

齊大夫高傒于防地却說

魯夫人文姜自

公變後日夜哀痛想憶

可謂有情

遂得嗽疾內侍進

魯醫察脈女姜久曠

之後愆心難制遂留

魯醫飲食與之私通

竟是金瓶梅中李瓶兒一流人

後

魯醫同國文姜托言就醫兩次如

魯館于

魯醫之家

醫復薦人以自代又是

呂不韋先聲文姜老而愈活然終以不及襄公爲恨周惠王四年秋七月

文姜病愈劇前聲遂薨于魯之別寢臨終謂莊公曰魯女今長成十八歲

矣汝當速娶以正六宮之位萬勿拘終喪之制使我九泉之下懸念

不了又曰魯方圖伯汝謹事之勿替世好言訖而逝莊公喪葬如常

禮遵依遺命其年便欲議婚大夫曹劌曰大喪在殯未可驟也請俟

三年喪畢行之莊公曰吾母命我矣乘凶則驟終喪則遲酌其中可

也遂以期年之後與高侯申訂前約請自如魯行納幣之禮魯桓公

亦以魯喪未終請緩其期齊桓霸氣直至惠王七年其議始定以秋

爲吉時莊公在位二十四年年已三十有七歲矣意欲取悅魯女凡

事極其奢侈又念父桓公薨于魯國今復娶魯女心終不安乃重建

桓公丹其楹刻其桷欲以媚亡者之靈知子大夫御孫切諫不聽是夏莊

公如魯親迺至秋八月姜氏至魯立爲夫人是爲哀姜大夫宗婦同

東周列國志 卷之四 三十七

之行見小君之禮一概用幣此亦極其奢後取悅御孫私嘆曰男贄婦齊女中之一事耳

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采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音近樹高子如栗今男女

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而絲夫人亂之交姜已然不自今日始矣

其不終乎後哀姜以弑君見討果如御孫之言自姜氏歸魯後齊魯之好愈固矣桓

公復同魯莊公合兵伐徐伐我俱臣服于齊鄭文公見齊勢愈

大恐其侵伐遂遣使請盟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晉獻公違卜立驪姬

楚成王平亂相子文

衛朔助逆犯順罪誠應討齊既以納王之功讓之鄭虢又不討

衛罪失盟主之義矣周王既懷之于心乃不及衛朔之世討正

其罪直至十年之後子赤已立三年然後屬之齊桓此等事其

不可解

開方衛懿長子應爲國儲齊雖強盛仕之不過爲大夫耳其不及南面爲君之榮也明甚開方又非賢者安能慕齊桓之賢而欲親近耶則其所以仕齊者必有不合于衛懿欲借此以避之否則或儲位未定欲借重于齊再不然則別有所希冀耳管子曰非人情不可近眞明達事理之言也

晉獻欲立驪姬其偏處固不必言卜而又筮欲決疑也旣卜筮矣而又不從其言何如并不卜筮之爲愈乎溺愛者不明誠哉斯語也

從來婦女之犯姦由于丈夫之疎縱驪姬何人優施何人防之猶忌其不免况不防乎驪施二人之得以成姦卽謂晉獻導之可也

凡小人之欲行其奸無不先固反其心以取信待人之信其無他而後行其害人之術則萬無一失矣只是驪姬婦人却從何處將此法學得爛熟

小人之害人奸計是不消說亦須有一副便佞之口才以助之方行得去只看二五之謀遣三公子一連幾個轉變便將無理事說得甚是好聽豈不可畏

息媯淫婦爲他爭禮于蔡累得丈夫國滅身亡反替仇人稱未亡人不知是什麼節義想其緣故正如冬猫一般只是鑽熱竈門耳

子元欲與息媯行淫只消設計用強他便自然肯了何消遠打周方虛張聲勢反惹得他拿班做勢了若以子言爲過請問能賞當日有甚三媒六證行財下聘娶來的正配夫人乎

周惠王十年徐戎俱已成服於齊鄭文公見齊勢愈大恐其侵伐遣

使請盟乃復會宋魯衛陳四國之君同盟于幽諸國莫不歸心于齊

桓公歸國大設宴以勞羣臣酒至半酣鮑叔牙執卮至桓公之前

滿斟爲壽桓公曰樂哉今日之飲已有驕滿之意若非鮑叔鮑叔牙

曰臣聞明主賢臣雖樂不忘其憂臣願君毋忘出奔管仲毋忘檻囚

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之日一益冷水桓公遽起離席再拜曰寡人與

諸大夫皆能毋忘此從頭直澆國社稷無窮之禍也是日極歡而散忽一日

報周王遣召伯廖來到桓公迎接入館召伯廖宣惠王之命賜齊侯

爲方伯修太公之職得專征伐因言衛朔援立子頽助逆犯順朕懷

之十年迄今天討未彰煩伯舅爲朕圖之惠王十一年齊桓公親率

車徒伐衛衛懿公時衛懿公惠公朔先薨子赤立已三年矣是爲懿公懿公不問

來繇率兵接戰衛懿公于此已見大敗而歸桓公乃直抵城下宣揚王命數

其罪狀懿公曰然則先君之過與寡人無與也乃使其長子開方輦
金帛五車納于齊軍求其講和免罪桓公曰先王之制罪不及子孫
苟達王命寡人何多求于衛耶公子開方見齊國強盛願仕于齊
侯曰子乃衛侯長子論次序當爲國儲奈何舍南面之尊而北面于
寡人乎說得自是正話開方對曰明公乃天下之賢侯儻得執鞭侍左右榮
幸已甚豈不勝于爲君此乃遮飾之言齊桓信諛被他瞞過桓公已開方爲愛已拜爲
大夫寵之與豎貂易牙等齊人謂之三貴開方復言衛侯少女之美
方纔仕齊開首便攪造這衛惠公先曾以女媵齊此其妹也桓公遣
樣一件事是什麼正經人衛使納幣求之爲妾衛懿公不敢辭却卽送衛姬至齊侯納之因以
長衛姬少衛姬別之姊妹俱有寵翁翁有詩云

衛侯罪案重如山

奉命如何取賂還

慢說尊王申大義

致及功利在心間

話分兩頭却說晉國姬姓侯爵自國成王時剪桐葉爲珪封其弟叔

同圭

虞於此傳九世至穆侯穆侯生二子長曰仇次曰成師穆侯薨子仇

立是爲文侯文侯薨子昭侯立畏其叔父桓叔成師字之強乃割曲沃

以封之謂之曲沃伯改號曰晉謂之二晉昭侯立七年大夫潘父

弑之而納曲沃伯晉人不愛殺潘父而立昭侯之弟平是爲孝侯孝

侯之八年桓叔薨子緡立是爲曲沃莊伯孝侯立十五年莊伯伐晉

孝侯逆戰大敗爲莊伯所殺晉人立其弟郤是爲鄂侯鄂侯立二年

同隳

率兵伐曲沃戰敗出奔晉國子先嗣位是爲哀侯哀侯之二年莊伯

薨子稱代立是爲曲沃武公哀侯九年武公率其將晉萬梁弘伐晉

哀侯逆戰被殺晉桓王命卿士虢公林父立其弟緡是爲小子侯小

子侯立四年武公復誘而殺之遂并其國定都于絳仍號曰晉悉取

晉庫藏寶器輦入于晉獻于釐王釐王貪其賂遂命稱代以一軍二

千五百人爲晉侯可以賂盟便算不得天子稱代凡立三十九年薨
爲一軍王室之不振皆自取之也

子侁諸立是爲晉獻公獻公忌桓莊之族桓叔莊伯子孫慮其爲患大夫士

爲獻計散其黨因誘而盡殺之後日子孫自相殘殺正是報應獻公嘉其功命爲大

司空因使大城絳邑規模極其壯麗比于大國之都先獻公爲世子

時娶賈姬賈國姬姓地近絳州爲妃久而無子又娶大戎主之姪女曰狐姬生

子曰重耳小戎允姓之女生子曰夷吾當武公晚年求妾于齊齊桓

公以宗女歸之是爲齊姜時武公已老不能御女齊姜年少而美獻

公悅而烝之姜女顏色多美亦多喜淫豈風水使然耶與生一子私寄養于申氏因名申

生獻公卽位之年賈姬已薨遂立齊姜爲夫人時重耳已二十一歲

矣夷吾年亦長于申生因申生是夫人之子論嫡庶不論長幼乃立

申生爲世子以大夫杜原款爲太傅大夫里克爲少傅相與轉導世

子齊姜又生一女而卒獻公復納賈姬之娣曰賈君亦無子因以齊

姜所生之女使賈君育之

此女卽秦穆公夫人穆姬也

獻公十五年興兵伐驪戎

姬姓男爵地在今西安府

驪戎男請和納其二女于獻公長曰驪姬次曰少姬那

驪姬生得貌比息媯妖同姐已智計千條詭詐百出在獻公前小忠小信貢媚取憐又時常參與政事十言九中所以獻公寵愛無二一飲一食必與之俱踰年驪姬生一子名曰奚齊又踰年少姬亦生一子名曰卓子獻公既心惑驪姬又喜其有子遂忘齊姜一段恩情欲立驪姬爲夫人使太卜郭偃以龜卜之郭偃獻兆其繇曰

專之渝

音攬

音三黑也

薰一蕕

十年尙有臭

獻公曰何謂也郭偃曰渝者變也意所專尙心亦變亂故曰專之渝

攘奪也蕕美也心變則美惡倒置故曰攘公之渝草之香者曰薰臭

者曰蕕香不勝臭穢氣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尙有臭也獻公一心溺

愛驪姬不信其言更命史蘇

太史名蘇

筮之

雖曰卜筮決疑在晉獻只是想他說好話耳

得觀

卦之六二爻詞曰闕觀利女貞獻公曰居內觀外女子之正吉孰大

焉卜偃曰開闕以來先有象後有數龜象也筮數也從筮不如從龜

史蘇曰禮無二嫡諸侯不再娶所為觀也繼稱夫人何以為正不正

何利之有一部周易爻詞凡言和貞者皆當作如此解以易言之亦未見吉獻公曰若卜

筮有定盡鬼謀矣當初定要卜筮却是何心竟不聽史蘇卜偃之言擇日告廟立

驪姬為夫人少姬封為次妃史蘇私謂大天里克曰晉國將亡奈何

里克大驚問曰亡晉國者何人史蘇曰其驪戎乎里克不解其說史蘇

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女妹喜歸之桀寵妙喜遂以亡夏國辛

伐有蘇有蘇氏以女妲己歸之紂寵如已遂以亡殷國幽王伐有褒

有褒人以女褒姒歸之幽王寵褒姒西國遂亡今晉國伐驪戎而獲其

女又加寵焉不亡得乎適太卜郭偃亦至里克述史蘇之言郭偃曰

晉國亂而已亡則謂也昔唐叔之封卜曰尹正諸夏再造王國晉國業方

大何亡之患

到底歸到卜筮却亦無有不驗可見古人卜筮之道自有真傳

里克曰若亂當在何時

郭偃曰善惡之報不出十年十年盈數也里克識其言于簡再說獻

公愛驪姬欲立其子矣齊爲嗣一日與驪姬言之驪姬心中甚欲只

因申生已立做世子無故更變恐羣臣不服必然諫阻

雖是小人然其有才者做

事亦必甚穩

又且重耳夷吾與申生相與友愛三公子俱在左右若說而

不行反被隄防豈不誤事

不中不發真是老手

乃跪而對曰太子之立諸侯莫

不聞且賢而無罪君必以妾母子之故欲行廢立妾寧自殺獻公以

爲真心遂置不言獻公有嬖幸大夫二人曰梁五東關五並與獻公

察聽外事決寵弄權晉人謂之二五又有優人名施者少年美姿俗

例多智能言快語獻公尤嬖之出入宮禁不知防範

不知防範便是教他偷情了

驪姬遂與施私通情好甚密因告以心腹之事謀離間三公子徐爲

奪嗣之計優施爲之畫策必須以封疆爲名使三公子遠遠出鎮然

後可居中行事然此事又必須外臣開口方見忠謀

小人害人只出主意下手動口

總是別人最

是害人秘訣今二五用事夫人誠以金幣結之德彼相與進言則主

公無不聽矣驪姬乃出金帛付優施使分送二五優施先見梁五曰

君夫人願交權於大夫使施致不腆之敬梁五大驚曰君夫人何須

於我必有囑也子不言吾必不受優施乃盡以驪姬之謀告之梁五

曰必有東關爲助乃可施曰夫人亦有饋如大夫也於是同詣東關

五之門三人做一處商議停當次日梁五進言於獻公曰曲沃始封

之地先君宗廟之所在也

蒲今平陽府蒲縣與屈

今吉州地近戎狄邊疆之要

地也此三邑者不可無人以主之宗邑無主則民無畏威之心邊疆

無主則戎狄有窺伺之意若使太子主曲沃重耳夷吾

主蒲屈

四處不知

君居中制馭此磐石之安矣獻公曰世子出外可乎

還筭明白

東關五曰太子君之貳也曲沃國之貳也非太子其誰居之獻公曰

曲沃則然矣蒲屈乃荒野之地如何可守

還義東闕五又曰不城則

爲荒野城之卽爲郟邑二人又齊聲贊美曰一朝而增二都內可屏

蔽封內而外可開拓疆宇

自此益大矣晉獻還算明白其如小人之善干轉變強言奪理何

獻公信其言使世子申生居曲沃以主宗邑太傅杜原款從行使重

耳居蒲夷吾居屈以主邊疆狐毛狐突之長子從重耳於蒲呂飴甥從夷

吾於屈又使趙夙爲太子城曲沃彼舊邑加高廣謂之新城使士蔿

監築蒲屈二城士蔿聚薪築土草草完事或言恐不堅固士蔿笑曰

數年之後此爲仇敵何以固爲因賦詩曰

狐裘龍茸

茸一國三公

吾誰敵從

狐裘貴者之服茸亂貌言貴者之多喻嫡庶長幼無分別也士蔿

預知驪姬必有奪嫡之謀故爲此語申生與二公子俱遠居晉亂惟

奚齊早子在君左右驪姬益獻媚取寵以盡獻公之心增翁有詩云

女色從來是禍根

驪姬寵愛獻公昏

空勞畚築疆場遠

不道干戈伏禁門

時獻公新作二軍自將上軍使世子申生將下軍率領大夫趙夙畢

萬攻**耿****三國**

俱姬姓國地滅之以

耿賜趙夙

賜畢萬爲采邑

太子功益高驪姬忌之益甚而謀愈深且毒矣此事闕過一邊却說

楚熊羆熊惲兄弟雖同是文夫人

卽息所生熊惲才智勝于其兄爲

文夫人所愛國人亦推服之熊羆既嗣立

事在周惠上二年

心忌其弟每欲

因事誅之以絕後患左右多有爲熊惲周旋者是以因循不決熊羆

急于政事專好遊獵在位三年無所施設熊惲嫌隙已成私畜死士

乘其兄出獵襲而殺之以病薨告于文夫人文夫人雖則心疑不欲

明白其事遂使諸大夫擁立熊惲爲君是爲成王以熊羆未嘗治國

不成爲君號爲堵敖

楚語謂未

或君爲敖不以王禮葬之任其叔王子善爲命

尹卬子元也子元自一見文王之死便有篡立之意兼慕其嫂

何常是嫂

知益絕來

徐嬌也愚媿天下絕色欲與私通况熊羆熊羆二子年齒俱幼自

恃尊行全不在眼只畏大夫鬪伯比正直無私且多才智故此不敢

縱肆至是周惠王十一年鬪伯比病卒子元竟無忌憚遂于王宮之

旁大築館舍每日歌舞奏樂

歌舞奏樂非其所好何不大為淫樂以動之

欲以蠱惑文夫

人之意文夫人聞之問侍人曰宮外樂舞之聲何來侍人曰此令尹

之新館也文夫人曰先君舞于

其意蓋曰先君善于舞矛令尹何不効之

以習武事以征

諸侯是以朝貢不絕于庭

不是倭子獻寶還是進貢水銀

今國兵不至中國者十年

矣令尹不圖雪恥

不知殺其夫而淫之亦可恥否

而樂舞于未亡人之側

作這淫婦該死久矣

不亦異乎侍人述其言于子元子元曰婦人尚不忘中原我反忘之

不伐國非丈夫也遂發兵車六百乘自為中軍鬪御疆鬪梧建大旆

為前隊王孫游王孫嘉為後隊浩浩蕩蕩殺奔國文公聞

趙師大至急召百官商議堵叔曰趙兵眾盛未可敵也不如請成師

叔曰吾新與晉盟晉必來救且宜堅壁以待之世子華年少方剛請

背城一戰叔詹曰三人之言吾取師叔然以臣愚見趙兵不久自退

此所謂治國之良也然能料兵亦算將才鄭文公曰令尹自將安肯退乎叔詹曰自趙加

兵入國未有用六百乘者公子元操必勝之心欲以媚息夫人耳夫

求勝者亦必畏敗此句說透人情下牧子元而已趙兵若來臣自有計退之正商議

間諜報趙師斬桔秩關而進已破外郭入純門外謂將及達市郭內

堵叔曰趙兵偏矣如行成不可且奔桐丘以避之叔詹曰無懼也乃

使甲士埋伏于城內大開城門街市百姓來往如常並無懼色闕御

疆等前隊先到見如此模樣城上絕無動靜心下疑惑謂闕梧曰闕

閒暇如此必有詭計哄吾入城不可輕進且待令尹來議之遂離城

五里札住營寨須臾子元大兵已到闕御疆等稟知城中如此子元

親自登高阜處以望城忽見旌旗整肅甲士林立看了一回嘆曰

有三良在其謀巨測萬一失利何面目見文夫人乎教你用兵原

你戰法何如耳你却不在家事更探聽虛實方可攻城也次日後隊

王孫游遣人來報說探得侯同二國諸侯親率大軍前來

救國鬪將軍等不敢前進特候軍令準備迎敵子元大驚謂諸將曰

諸侯若截吾去路吾腹背受敵必致損折吾侵國及于達市可謂全

勝矣乃暗傳號令人銜枚馬摘鈴是夜投寨都起猶恐國兵追趕命

勿徹軍幕仍建大旆以疑國人大軍潛出國界乃使鳴鐘擊鼓唱凱

歌而還先遣報文夫人曰令尹全勝而回矣夫人謝曰令尹若能殲

敵成功宜宣示國人以彰明罰告諸太廟以慰先王之靈未亡人何

與焉子元大慙說得更是明白猶言你必須戰與我看果有力量

元了不王熊輝聞子元不戰而還自是有不悅之意却說叔啓

東周列國志

督軍士巡城徹夜不睡至曉望見**趙**幕指曰此空營也**趙**師遁矣眾
猶未信問何以知之叔詹曰暮乃大將所居鳴鉦設儼軍聲震動今
見羣鳥棲噪于上故知其爲空幕也吾度諸侯救兵必至**趙**先聞信
是以遁耳未幾諜報諸侯救兵果到未及**趙**境聞**趙**師已去各散回
本國去了眾始服叔詹之智**趙**遣使致謝諸侯救援之勞自此感服
齊國不敢懷貳再說**子元**自伐**鄭**無功內不自安冀謀益急欲先
通文夫人然後行事適文夫人有小恙子元假稱問安來至王宮遂
移臥具寢處宮中三日不出在宮三日息婦聞出一語以拒之其
意可知三日而不敢下手明婦人自是不肯怯可知這家用數百環列宮外大夫圍廉聞之問入宮門直至
臥榻見子元方對鏡整髻讓之曰此豈人臣櫛沐之所耶合尹宜速
退子元曰此吾家宮室與射師謙何與鬪廉曰王侯之貴弟兄不得
通屬合尹雖介弟亦人臣也人臣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咳唾其地猶

爲不敬况寢處乎且寡夫人密避于此

既是密避越越容易了子元如此而不下手終是思

自來就

你耶男女別嫌令尹豈未聞耶子元大怒曰楚國之政在吾掌握

汝何敢多言命左右梏其手拘于廡下不敢出宮文夫人使侍人告

急于鬪伯比之子鬪穀

音烏

使其入宮靖難見他不在行只得要推出鬪

穀於菟密奏楚王約會鬪梧鬪御疆及其子鬪班半夜甲以鬪王

宮將家甲亂欲眾俱驚散子元方擁宮人醉寢夢中驚起仗劍而出

恰遇鬪班亦伏劍而太子元喝曰作亂乃孺子耶鬪班曰我非作亂

特來誅亂者耳兩下就在宮中爭戰不數合鬪御疆鬪梧齊到子元

度不能勝奪門欲走被鬪班一劍砍下頭來鬪穀於菟將鬪廉尉梏

放出一齊至文夫人寢室之外稽首問安而退次早楚成王熊惲御

殿百官朝見已畢楚王命滅子元之家榜其罪狀于通衢鬻翁論公

子元欲盡文夫人之事有詩曰

堪嗟色膽大於身

不論尊兮不論親

莫怪狂且輕動念

楚夫人是息夫人

却說鬪殺於菟之祖曰鬪若敖娶鄆子之女

即在德安陸縣

生鬪伯比若

敖卒伯比尚幼隨母居於鄆國往來宮中鄆夫人愛之如子鄆夫人

有女與伯比爲表兄妹之親自小宮中作伴遊耍長亦不禁遂成私

情鄆女有孕鄆夫人方纔知覺乃禁絕伯比不許入宮中其女詐稱

有病屏居一室及期已滿產下一子鄆夫人潛使侍人用衣服包裹

將出宮外棄于夢澤之中意欲瞞過鄆子且不欲揚其女之醜名也

伯比羞慙與其母歸于楚國去訖其時鄆子適往夢澤田獵見澤中

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從旁落一矢不中其虎全不動懼鄆子

心疑使人至澤察之回報虎方抱一嬰兒餵之以乳見人亦不異避

鄆子曰是神物不可驚之獵畢而歸謂夫人曰適至夢澤見一奇事

夫人問曰何事。童子遂將猛虎乳兒之事述了一遍。夫人曰：夫君不知此兒乃妾所棄也。鬪子駭然曰：夫人安得此兒而棄之？夫人曰：夫君勿罪此兒。實吾女與鬪甥所生。妾恐污吾女之名，故命侍者棄于夢澤。妾聞姜源履巨人跡而生子，棄之水上，飛鳥以翼覆之。姜源以爲神，收養成人，名之曰棄，官爲后稷，遂爲周代之祖。此兒既有虎乳之異，必是大貴人也。鬪子從之，使人收回，命其女撫養，踰年送其女于楚。與鬪伯比成親。楚人鄉談呼乳曰穀，呼虎口於菟，取乳虎爲菟，名其子曰穀於菟，表字子文。今雲夢縣有於菟鄉，卽子文生處也。穀於菟旣長，有安民治國之才。經文緯武之略，父伯比仕楚爲大夫，伯比死，穀於菟嗣爲大夫。及子元之死，令尹官缺，楚王欲用鬪廉。鬪廉辭曰：方今與楚爲敵者齊也。齊用管仲甯戚，國富兵強，臣才非管甯之流，明矣。王欲改紀，楚政與中原抗衡，非鬪穀於菟不可。百官齊聲

保奏必須此人方稱其職楚王准奏遂拜鬬穀於菟爲令尹楚王曰

齊用管仲號爲仲父今穀於菟尊顯于楚亦當字之乃呼爲子文而

不名周惠王之十三年也子文旣爲令尹倡言曰國家之禍皆繇君

弱臣強所致凡百官采邑皆以半納還公家子文先于鬬氏行之諸

人不敢不從又以郢城今荊州府江陵縣南極湘潭北據漢江形勝之地自

丹陽在南漳非今之丹陽也徙都之號曰郢都治兵訓武選賢任能以公族屈

完爲賢使爲大夫偏有許多賢才天心眞有偏愛族人鬬章才而有智使與諸鬬同

治軍旅以其子鬬班爲申公縣尹解稱公楚國大治齊桓公聞楚王任賢

圖治恐其爭勝中原欲起諸侯之兵伐楚問管仲管仲對曰楚稱王

南海地大兵強圖天子不能制今又仕子文爲政四境安堵非可以

兵威得志也未任了文時頗有閒隙何不乘而威之管子亦頗失算且君新得諸侯非有存亡

興滅之德深入人心恐諸侯之兵不處我用今當益廣威德待時而

勳方保萬全桓公曰自我先君報九世之仇剪滅紀國奄有其地鄣

國名姜姓地在今東平州

爲紀附庸至今未服寡人欲并滅之何如管仲曰鄣雖

小國其先乃太公之支孫爲齊同姓滅同姓非義也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軍巡視紀城示以欲伐之狀鄣必畏而來降是無滅親之名而有得地之實矣桓公用其策鄣君果畏懼求降桓公曰仲父之謀百不失一君臣正計議國事忽近臣來報燕國被山戎用兵侵伐特遣人求救管仲曰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旣熄乃可專事於南方矣畢竟桓公如何服戎且聽下回分解